

來自「水之島」*

「水の島」から

濱田康作

Hamada KOUSAKU

朱惠足 譯

translated by Huei-Chu CHU

現在，我實際感受到能夠飲用自己出生長大之「島」（シマ）¹的水，是件多麼豐足的事。沐浴在故鄉的光與雨之下，品嚐故鄉的食物，學習故鄉資深前輩的智慧，我由衷感謝這樣的賜與。在日本，似乎有許多人無法飲用故鄉的水，也無法沐浴在故鄉的光與雨之下，品嚐故鄉可取得的食物，或是吸納老人的智慧到體內。在這樣的狀況下，能在生長的島嶼工作，享受島嶼的豐沛與恩惠的我，可說是「被選之民」。對於島嶼的感謝，可說是理所當然的吧！

賜與我生命的奄美大島是個異常深邃的島嶼。日本第三大島，險峻山脈林立，屬於亞熱帶氣候，年雨量兩千八百釐米，是日本數一數二的多雨地帶。有時呈現明信片般的風景，實際的樣貌卻是一年

投稿日期：2018年10月26日。接受刊登日期：2019年6月18日。

* 摘自濱田康作攝影集《奄美—太古之呢喃》（濱田康作。2000。《奄美—太古のささやき》。東京：毎日新聞社）。

1 譯注：在奄美、沖繩地區，島嶼的「島」（シマ）亦指稱生活的場所，或故鄉、村落、聚落。

airiti

四季降雨不斷的「水之島」。我認為，配合「水之島」進行攝影，才是順應自然，因而常在雨天或陰天的日子出門拍照。比起利用太陽光拍攝，我更常以水為光源拍照，結果造成我的攝影作品不是耀眼的南島映像，而是霧、雲、雨成為一個生命體所描繪出的風景。

這樣的自我擺放方式，是從父母、祖父母等島上老人的生活方式學習而來的。島上前輩們在和緩的「島嶼時間」當中依靠自然，也與自然貼近，透過全身與自然互動，度過他們的人生。學習與創造的場域為海洋、大地、森林等大自然，以及三世代聚集的聚落（シマ），以老天的心情（大氣）與祖先為師。我認為，從那兒產生的，就是我們現在不斷重複強調的「文化」、「與自然的共生」。

然而，以最為遠離自然的人們為中心所討論出來的「文化」或「與自然的共生」，對我而言有些怪異。感覺上，那似乎無法產生立足於土地的因應方式。

我雖如此主張，但也無法成為支撐自然或文化的力量。雖然無法成為手持斧鋤耕耘大地的農家，我以攝影機代替鋤頭；就跟農家在大地上度過時間一樣，我也在大地上漂遊。感覺上，我雖無法揮鋤而耕，但能透過攝影機，盡力一點一滴地耕耘。無法成為漁夫或山農的我能做的，就是花時間接觸大海的日常所為、森林的偉大、風、水、光、色、氣味、動植物的呢喃，以我個人的樸拙來表現、傳達與感謝。

對我而言，攝影寫真為一級產業。雖不伴隨實際的漁耕行為，但這樣的心情讓我們看清不自然的裝飾與行徑——這是我從島上的自然與祖先那兒學到的。

airiti



airiti



airiti



airiti



airiti



airiti



airiti



airiti



airiti



airiti



airiti



airiti



airiti



airiti



airiti



airiti

